

金剛經講義節要—福慧雙嚴，功行圓滿 悟道法師主講
(第四十九集) 2021/12/22 華藏淨宗學會 檔
名：WD15-008-0049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三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經本，六十七頁，從倒數第三行：

【五二、證以報身不住】

這個小科題。請看經文：

【須菩提。譬如有人。身如須彌山王。於意云何。是身為大不。須菩提言。甚大。世尊。何以故。佛說非身。是名大身。】

這段經文是給我們講報身不住，『證以報身不住』，給我們做一個印證。我們看《講義節要》，翻到六十八頁，第一條：

【一、『有人』，指發大道心之人。大心為因，『大身』為果。多劫勤修六度萬行，福慧雙嚴，功行圓滿，方能證得。所謂無邊相好身也。】

這段《講義節要》給我們講，經文『有人』，『有人，指發大道心之人』。我們一般講發大乘心、大菩提心，那就是「大道心」。發大心之人，這裡講的「有人」，就是指發大道心的人。『大心為因，大身為果』。身相是心所現，「大心」是因，當然他就證得「大身」。大身，這裡用須彌山來做一個比喻形容。須彌山我們肉眼看不到，須彌山，根據經典上講，忉利天人住在這個山頂之上，這個我們一般人間的肉眼見不到。過去有人說須彌山就是地球上的喜馬拉雅山，但是喜馬拉雅山不是佛經上講的須彌山，須彌山是很大，我們沒看到。證得大身，我們凡夫也看不到佛這個大身（就是報身）。圓滿報身佛，盧舍那佛圓滿報身，明心見性的菩薩才能見

到。

證得大身，是『多劫勤修六度萬行』。「萬行」，也可以說萬行，這個也都有相同的意思。念行（橫），是指功行，就是功夫深的意思。行（形），就是我們生活上身口意的行為。那行就太多了，用萬來形容比喻，不是只有一萬種，像我們生活當中，每一天身口意三業的行為，實在講是無量無邊。但是把它歸納起來，就出六度萬行；也就是說菩薩，發大心的菩薩他修行，他就是修六度。六度就是菩薩他的生活，菩薩怎麼過日子，他怎麼生活？就是六度。六度，前面我們也講了很多，但是我們還是不厭其煩的常常提一提，讓我們加深這個概念。布施，在六度修布施就是對治煩惱的，布施對治慳貪。我們一般講放下。放下，我們也常常聽我們淨老和尚他講，「放下萬緣」。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深入的去理解，那也只是一個概念，只知道要放下，從哪裡放？要怎麼放？我們常常聽經，放下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什麼是妄想？妄想我們要怎麼去放？放得下嗎？我們分別，分別放得下嗎？我們執著，執著就比較粗。貪瞋痴慢這些煩惱，我們要怎麼放下？六度就是一個具體的修學法，具體的。

所以我們淨老和尚他剛學佛差不多半年，就有人介紹他跟密宗的大德章嘉大師認識。他聽方老師（方教授）講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聽了很感動，就來接觸佛教。他說第一位認識的出家人，是密宗的大德。他每一個星期，都去向他請教，也是約定一個時間，星期天兩個小時。就跟方老師一樣，每個星期天去他家學兩個小時。他後來認識章嘉大師也是一樣，他跟章嘉大師跟三年，這三年，每個星期天去他家。去他住的地方，現在台北市青田街那裡，他那個故居還在。第一天去，見了章嘉大師，就請教大師：聽說佛法這麼好，佛經是世界上所有哲學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

，要怎麼樣能很快的入進去？入進去，也就是說得到這個受用。請教大師：有沒有方法，讓我很快入進去，得到佛法的受用？也就是方教授講的「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章嘉大師跟他面對面，坐了半個小時，才慢慢的講，講了個「有」。聽說有，就很想快一點知道。有，到底是什麼？章嘉大師又停了十分鐘，才跟他講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講了六個字。看得破，放得下，那要看破什麼？要放下什麼？要從哪裡下手？要怎麼做？接著又問：具體要怎麼做？章嘉大師就跟他講了兩個字，「布施」。布施就是菩薩六度萬行第一度，第一度就是布施。一聽到「布施」兩個字就想到，我現在窮得要命，哪有錢布施？聽到布施，就是要錢！所以章嘉大師跟他講，你不一定要很多錢，你一毛錢有沒有？一塊錢有沒有？他說這個倒有，多就沒有。他說你有一毛錢，你就布施一毛錢；你有一塊錢，就布施一塊錢。後來，他回去了，大師送他到門口就跟他講，今天跟你講了這六個字，從布施下手、布施做起，你六個字去做六年。

所以我們老和尚回去之後（作禮而去），就真正依教奉行了，真的從那天就開始修布施。剛開始很勉強，布施錢，那個時候又窮，又沒錢布施，真的很勉強，像割肉一樣，很痛苦。但是要修，對治自己的慳貪。要修，要放下，捨不得就是要布施。所以那個時候開始走寺院，借佛經來看。寺院都有一些發心的居士會拿個本子，以前早期我們聽經都有，有人就拿個本子，他說現在印什麼經，讓大家隨喜，放生、救濟、印造佛像，或者布施醫藥，都有一些好心的居士義務來做這個事。他有一塊錢，他就隨喜一塊；有一毛，隨喜一毛，就這樣修了半年，他就有感覺了。原來他的命福很薄，壽命又不長，四十五歲，又貧窮。後來修了半年，慢慢有感應了，他需要什麼，很快就有了。修了三年之後，有很多事情可以預知，可以知道。所以不斷的修。所以布施，我們淨老和尚修得很有心得，

他愈多愈施。他布施，他財富就愈來愈多，愈多就愈布施，那布施的就很多了。到後來，他在物質生活方面都不用操心，福報到晚年愈來愈大，還可以跟大家分享，還做很多公益事業（弘法利生的事業）。那就很自在了。

所以布施，我們人人都可以修，男女老少，在家出家，統統可以修。這樣是比較具體。真正去修，才会有心得。如果沒有真正修，聽說，只是一個概念，你沒有具體這樣去修、這樣去做，那沒有心得。聽一聽，覺得是這個道理沒錯，但是沒有這樣去做，也得不到那個效果。所以還是要依教奉行，信解之後要行，行之後才能去證。去證實經上講的果報，的確是這樣的。外財布施，還有內財布施。內財布施就是我們現在說做義工，我們的身體、精神、時間，我們義務為大眾服務。那個叫內財布施，那也是施捨。內財布施當然是從自己家裡開始，由內而外，順序必定要這樣。所以做義工，到道場來幫忙打掃、整理，你回到家裡，不能家裡亂七八糟。家裡髒得要命，然後發心來道場做義工，這個也不對。所以你一定家裡要整理好，多餘的時間，再到道場來幫忙。幫忙就是做義工，內財布施。給家人服務，你整理家庭，家庭整理得好，也是布施。照顧一家人的生活，都是布施，內財布施。你會煮飯，煮給大家吃，那你內財布施。煮給家人吃，布施給家人；煮給外面的人吃，布施給大眾，這個統統是布施。所以財施，它有分內財、外財，外財就是身外之物。先捨身外之物，然後進一步內財，內財就很多方面。實際上，你去工作、上班，實際那也是布施，只是心態不一樣。如果你說我是來賺幾個錢（薪水），那就是好像一個交易一樣。但如果你的心不只是為了那個薪水，是為大家來做事，為大家來服務，你雖然領薪水，那也是布施。事情做的是一樣，但是心態不一樣，那果報就不一樣了。你是用布施的心態來做事，那你會成佛。如果不

是用布施的心態來做事，來上班，那生煩惱。感覺就是賺這些錢，只是賺那幾個錢，他心裡並不踏實，不快樂，他感覺人生就是這樣。如果你是以布施來上班，雖然你也領薪水，但是領多少薪水做多少事，你多做一點就是你的布施。就是不要佔人家便宜，自己多奉獻一些，那個就是你的布施，那就是你修福。修福，那決定得福報。吃虧是福，不肯吃虧他就沒福報，他就賺那些錢。法布施，當然就更殊勝了。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。

六度，第二度持戒，持戒有廣義跟狹義的。我們廣義的來講，實在講，我們生活總是有個規則，那都是屬於戒。狹義的來講就是戒律、戒條，五戒、八關齋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有戒律條文的，那是以狹義的來講。廣義的，方方面面，風俗文化，包括像儒家講的禮，《常禮舉要》、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個統統是屬於戒的範圍，屬於戒學的範圍；佛家的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都屬於戒的範圍。另外，做事有它的規則，那也是戒。所以廣義的戒，那也是非常多。你開個車子出去，你要遵守交通規則，遵守那個規則就是戒。你不能不守那個戒，不守那個戒，你就危險了。所以持戒，我們也都是必須要的，在生活當中也必須要。學常禮，戒律威儀。儒家講的禮，也是要學習。

忍辱，每個人都必須要修忍辱。忍耐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，沒有耐心事情做不成。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耐心，要有長遠心。這個辱，印度的法師到中國來翻譯佛經，原來在印度梵文不是忍辱，是忍耐。中國人把辱看得很重，過去讀書人講，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。讀書人就是殺頭可以，但侮辱就不行，不能接受的。印度翻經的法師，中國人把這個看得這麼重，就把這個辱放在忍下面，就變成忍辱。也就是說，最不能忍受的（最不能接受）都能忍了，其

他還有什麼不能忍，統統可以忍。實際上講忍辱也是沒有錯，你看《金剛經》講到歌利王割截身體，那不是侮辱到極處了嗎？所以忍辱仙人。廣義的來講忍辱，我們方方面面都要忍。逆境要忍，逆境就是比較不好的環境，我們要忍耐。但順境也要忍，順境更不好忍，因為順境容易起貪心，你要忍受不貪，比逆境更難。

所以逆境磨練人，順境淘汰人。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很多大企業，包括我們現在社會上，你看到很多大企業家，很少是富二代，富家弟子。那些創業的，以前都很窮。你看我們台灣王永慶先生，不是祖宗留很多財產給他，以前他們住在新店，踩腳踏車在送東西，賣米。他讀書，國小沒讀畢業，就是家裡窮，這個我可以體會。你看現在他做得這麼大的企業，在我們台灣排行榜也是排上名的。再來就是長榮張榮發，以前就是住在蘇澳那邊，漁港。那也是窮人家，去跟日本買一艘舊的船，這樣慘澹經營，企業做得這麼大。他是從困苦那種逆境，他才能成就那個大事業。所以我們看古今中外，都是在那種（從小貧窮）很苦的環境當中，這樣磨練出來的。下面一代，我們就看不到跟上一代一樣的。富家子弟，他自己能夠振作起來，創一番事業的，很少。為什麼？因為從小他就是享福，都在順境當中，他沒吃過苦。他在這種順境，他能夠自己去創一番事業，那不容易。所以大部分，我們看有錢的後代，都是沒有辦法像上一代那樣的成就。而且，你看下一代，第二代下去，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在爭財產，我們看到很多。

前天我在三重淨宗別院做三時繫念，板橋林家花園，他媳婦曾居士，她都常常來做法會，她也跟我講了一些她們家的事情。富人後代子孫，我們現在社會上看得很多，沒有辦法像上一代那樣。上一代還沒有發達的時候，都很苦。所以順境容易淘汰人，不容易，在順境當中比逆境更不好修。逆境還能夠振作人，人吃一點苦比較

能振作起來，也比較清醒。人享福容易享糊塗，人一享福就糊塗了，就造業了，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。所以忍，是順境、逆境都要忍，這個不容易。我記得好像聽馬來西亞一個同修跟我講，以前馬哈迪首相（前首相馬哈迪，跟我們老和尚很好），他吃到很好吃的東西，他就不再吃了。那這個功夫很厲害，我們做不到。這個好吃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他就不再繼續吃了。好吃，我們喜歡吃，我們多吃一點，我就是這樣，多吃一點。我聽到那個同修這麼講，這個人不簡單，吃到好吃的他會節制，這就是忍，他能忍受不貪吃。所以順境比逆境不好忍。

第四個是精進，精進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常講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一門深入。一門深入，一門要不斷的薰習，才能深入。如果修得太多，太雜了，那就很難深入了。精是純而不雜，進就是有進無退，也就是長時薰修，它就產生效果。

再來就是禪定。禪定，我們現在也達不到這個禪定，特別我們現前末法時期，沒有定力了。我們現在只能說你心比較冷靜一點，那就不錯了，不要感情衝動，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，那就算你有一點功夫了，定談不上。現在打坐不是說他就有禪定，不是的，他是靜坐，他只是靜坐，讓這個心靜下來、沉澱下來。當然你要說他是定也是可以，但是不是經典上講那個禪定的標準，我們不能誤會。如果你得了禪定，你就有神通了。你現在沒有神通，那你是還沒有達到那個定，只是心比較沉靜，沉澱下來。定能伏惑，能夠伏煩惱，慧斷煩惱，定能伏煩惱。定種類也很多，定有世間四禪八定，外道也有定，有正定也有邪定，種類很多。一般經典上講的，世間四禪八定，世間禪定沒有出三界；阿羅漢的九次第定，那才超越三界；還有欲界未到定，就是還沒有達到色界。

我們不要講太高，你要到色界的禪定，我們現代的人也做不到

。色界禪定，他就五欲都不動心了，他可以不用吃飯、不用睡覺、不用喝水。那我們做得到嗎？這個我們做不到。但是在民國初年，我們佛門還有幾位高僧的確有禪定功夫。一個就是廣欽老和尚，廣欽老和尚大家很熟悉，他不倒單，他不吃人間煙火的，吃水果，他有禪定。我到六龜受戒，廣老一生就傳那麼一次戒，傳完他就走了。他都是坐一個小椅子，晚上他沒有躺下來睡覺，這個我們就做不到，他有定功。也有很多人要學他那個樣子，但是沒有那個功夫，就是坐在那邊睡覺，那不是定。他不用吃飯，只是吃水果這樣而已。有很多人去，也要學他，學不來。所以我們去六龜妙通寺受戒，我們不但吃三餐，吃五餐！老和尚說不行，你們要多吃一點。我們三餐之外，還有點心，吃得滿豐富的。這個老和尚也看得很清楚，知道我們是幾兩重。有一些我們受戒的戒兄弟，他們說過午不食，晚上就不吃了。但是那個時候受戒都睡通鋪，就像這一間房子空空的，然後美耐板一分的鋪在地上，然後一個人大概擠一尺半。如果你晚上起來上廁所，人家翻個身，你回來就找不到睡覺的地方，就很多人都擠在一起。我看到我隔壁那個戒兄，他說他不吃晚餐，但是三更半夜起來吃餅乾，他們肚子餓了。不聽老和尚的話，老和尚叫你們吃五餐，你們不吃，半夜才起來泡牛奶，吃餅乾，那不是一樣嗎？所以這個功夫也不能裝面子，打腫臉充胖子，修行就不實在了。所以廣老他勸我們多吃一點，因為受戒很辛苦，你要有體力，你沒有定功，你支撐不了。你跟他學，你做不到。

台南般若精舍開心法師，他修三止三觀，他也得禪定。他得禪定，他有神通。廣欽老和尚也有神通，這個很多同修有記載。開心法師有神通，我不認識。有一年，我出家那一年，他到基金會來找我們師父，我們師父不在，他在美國，不在。第一次來，拿了一個大南瓜，我不曾看過南瓜那麼大顆的，拿來供養道場。師父不在，

那個南瓜接下來，我也不認識他是何許人。我只知道我們得戒和尚，廣欽老和尚，禪定很深。第二次，我們師父回來，他又來，跟我們師父見面，請師父要講《華嚴經》，說你不講，以後沒有人講了。後來他回去之後，給我們師父一盒名片，他沒有出名。我的得戒和尚廣老是比較出名，廣欽老和尚他名氣大，大家都知道。開心法師，人家不認識，他不出名。他回去之後，我就聽師父講，師父說開心法師的定功比廣欽老和尚還深。我聽了大吃一驚，我說我的得戒和尚的定功，都沒有人能比了，他還比我們得戒和尚還深，這個我要去見識見識。所以我就趁我們師父去美國的時候，我就跑去台南般若精舍掛單。師父，我來掛單掛兩天，去那邊住兩天。結果，第一天去，他在看電視，在般若精舍看電視，看什麼？看歌仔戲。他不曾講國語，他跟家師，我師父就講國語，他講台語，但是師父聽得懂，開心法師也聽得懂。我看他在看電視，我說師父，你在看什麼？我看就是看歌仔戲，我們台灣演的那些歌仔戲。我說師父，你在看歌仔戲？他說我在修三止三觀。他說在修止觀，天台宗的，修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觀。他說我是在修行，我在修觀，修止觀。後來，我聽師父講經也常常講，看電視也是在修行，我慢慢才懂一些。

後來沒多久，一個台北三重的年輕人去，去到那邊，被附體了，被鬼神附體。附體叫的那個聲音，我在隔壁房間聽到，毛骨悚然，那個不曉得什麼話？後來被附體的年輕人話講完了，開心法師就用台語跟他講：你對他沒有惡意，但是你不要附在他身上。你要跟他來聽經，可以，離他遠一點。他說：你說你是天人，你不要騙我，你是鬼，哪裡是天人！天有幾層，你知道嗎？天長得什麼樣子，你知道嗎？天人穿什麼衣服，你知道嗎？天人怎麼生活，你知道嗎？那個附體的被他問得都不敢講話了。後來就離開他身體，就好了。

。後來沒多久又一個婦人進來，她說一直想要跳樓自殺，身體很不舒服，去醫院檢查也沒病，就是難過得一直想跳樓，來問開心法師。開心法師說：過去生妳是一個老闆娘，虐待妳的奴婢，把她虐待到她跳樓自殺。所以她的冤魂跟到妳這一生，她也要折磨妳去自殺，她才會甘願。那就問他：怎麼辦？開心法師說：妳要跟她化解，這是冤業病。我在那邊看到，第一天去就看到這兩個事情。後來開心法師請我吃飯，然後又開個電視，他們放燄口。放燄口，他請外面的法師戴五方帽，人家放燄口的五方帽，開心法師他是穿一個長衫，他是坐在那個壇場的後面，布簾後面，錄影有錄出來。前面幾個法師在那邊做法，在施食、在變食。然後他就一直指著叫我看，他說：你看你看，看那個電視的螢幕，那個沒有頭的、沒有腳的，還有洋人，還有日本鬼，很多，那麼多，你看。我說：師父，我看都是人，沒有看到鬼。他說：那麼多，你沒有看到？我說：我沒看到。師父講神通，我去看看到底他是什麼神通？我去碰到這個事情。這個在台灣我看到兩個。

還有一個，就是銅鑼九華山，現在（以前在苑裡）大興善寺，無名比丘尼。我在家的時候，李芬芬居士，她就有一次請我跟她去，那時候坐火車去。我從汐止坐到苑裡，去請佛水，大悲水，去買桶子。去到那邊，她沒有講話，她就是送人家樹子的念珠，勸人家念阿彌陀佛。她自己不吃人間煙火。她不但沒有吃飯、吃麵這些，沒有，連水果也沒有吃，她只是喝大悲水，她只喝那個水。穿百衲衣，縫縫補補的，都打赤腳。我去看過一次，看到，她是真正修行人，而且她不拿錢，她得禪定。

在《淨土聖賢錄》裡，在清朝也有一個，那個是在家的女眾，一個有錢人家的婢女。她持大悲咒，持到最後她不用吃飯，她就喝那個水，後來往生西方了。那個就是她持到得禪定，得禪定她就發

神通。得禪定，她不需要飲食，甚至水都不需要喝。在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我們看到，虛雲老和尚他禪定很深，一打坐，一個月、半個月的，常有。他一打坐，他也沒吃沒喝，也沒睡覺，一出定精神好得不得了。這個叫禪悅為食，我們上午供說禪悅為食就是這個意思。他得禪定，禪定就是他的養分，就是他的營養。我們沒有得禪定，你就要靠飲食，你才能補充體力；有禪定的人，他用定功去補充他的體力。也不要說得到什麼禪定，不要說世間禪定、出世間禪定，就欲界未到定我們都達不到。如果打坐有一點功夫，精神也會很好。一般練國術、練武術，他們都有打坐。靜坐，他心靜到一定的程度，雖然還沒有定，但是他精神也會很好。所以我當兵的時候，我們同一連的，不同班，他第一班，我第二班，都在練武術，一大早起來就要練劍。我聽他講，他說他晚上都常打坐，打坐，他比睡覺精神好。那是有一點功夫了，但是那還不是禪定。得禪定就一定發神通，不要說到色界禪，欲界未到定你就發神通了，只是神通根據你的定功淺深，禪定功夫愈深，神通的能力就愈大，證果當然就不用說了。在台灣，我是看過這三個出家人真有禪定，那一點不假，廣欽老和尚、開心法師、無名比丘尼，這是我見過的，我自己親自見過的。沒有見過的，像慈航法師，那是肉身菩薩，也是在台灣示現的。還有章嘉大師，我們老和尚講，他是二六時中都在定中，行住坐臥都在定，他那個定就更高了。所以禪定，我們也是需要的。

現在我們念佛也就是修禪定，念佛，你看一句阿彌陀佛是無上微妙禪。這句佛號我們念了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亂，那是定了。我們念佛修這個禪定，我現在就是念印光大師講的十念法，就從一到十，你記到十，再從頭一到十。我現在都練這個，有時候默念，做法會的時候，暫停的時候，默念十句。周而復始，一到十

、一到十，這樣。如果你一到十都記不住，就三三四，前面記三句，再記三句，後面記四句。如果你能夠記一到十，就是記一到十。十句這麼短暫的時間，不滲透一個妄念，就比較容易一點。台中蓮社李老師他教人，他是念一百零八句，念珠一百零八顆。念一百零八顆，時間就比較長。他念一百零八顆，他這個功課，就是你念一百零八句阿彌陀佛，不可以夾雜一個妄念。如果念到一百零七，夾雜一個妄念，不算，從頭再來，一定要念到一百零八，都沒有夾雜一個妄念，這個功課才算做完。這個就更難一點了。一百零八跟十句，那一百零八時間長，妄念要滲透進來機率就大；十念，時間短，在這個短暫的十念，它比較不容易滲透進來。不過一百零八句，如果你這個一百零八句都沒有夾雜一個妄念，這個效果就等於你念三十六萬億多聲佛號。就是你有夾雜妄念跟沒有夾雜妄念，這個不在念佛的多少，就是你念的功夫，這個叫做功夫，這個就是定。我們只有這個定，我們現在能修，其他那個坐著不吃不喝不睡，我們做不到。所以末法時期，只有淨土法門，我們才有辦法修。其他法門，那高難度，那要比較特殊的，有那種根器的人，他才有辦法修。所以我們現在念佛也是修定，我們由少而多，這樣來修。而且這個定，成就又是無比殊勝的究竟圓滿。

你看這裡講，「多劫勤修六度萬行」。最後一度就是般若，智慧就是般若。你前面五度如果沒有般若，就不能叫波羅蜜，你修這個五度，你只能得人天福報。你禪定修到四禪八定，還是沒有出三界，這是人天福報。如果般若波羅蜜就不一樣，它能斷惑，般若它能幫助你斷惑。《金剛經》是般若，幫助我們斷惑的，斷見思惑、斷塵沙惑、破無明惑，所以有般若，前面五度叫做波羅蜜。如果沒有般若，就不能叫波羅蜜，波羅蜜就是到彼岸。所以六度，般若像眼睛一樣，五度像手腳。我們人要走路、要做事，如果沒有眼睛，

很危險。所以多劫勤修六度萬行。

『福慧雙嚴，功行圓滿，方能證得。所謂無邊相好身也。』這個是指我們修一般法門，都是這樣修的。但是念佛法門，它的殊勝，它不可思議，就是念這句佛號就圓修六度了。這個難信之法，沒有人相信菩薩都要辛辛苦苦修那麼久，才會「福慧雙嚴」，念這句佛號，他什麼都圓滿了。他不敢相信，所以這個法門叫難信之法。的確就是這樣，你一句佛號念了就是福慧雙嚴，當你念佛就是成佛的時候。念佛的時候，就是你見佛成佛的時候，這個很難信。我們就一面念一面懷疑，我怎麼還沒有見到佛？但是實際上，就是當你一心在念佛的時候，就是你見佛的時候，就是成佛的時候。你信不信？怎麼會是佛，我還是凡夫？都不信。所以《彌陀經》講，這是難信之法。行不難，所以菩薩六度萬行修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就念佛念七天，就超過他了。這個不但一般人不相信，經教研究很多的人，研究愈多就愈不相信，因為這個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但是我們相信佛在經上講的就沒錯了。我們現在第一個就要生起這個信心。我們再看第二條：

【二、無論果位因地，相與非相，皆不可取。】

一部《金剛經》講，就是不取相。後面會講到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因為我們自性本來就是如如不動的。那我們現在，不動怎麼變成動得這麼厲害？就是取相。因為那個相不是真實的，我們去取就不對了，就不要去取那個相。不要取相，那我們自性就現前。其實我們取相也好、不取相也好，自性都是在眼前。也不是說我們取相了，自性就不見了，不是這樣的。中峰國師在《三時繫念》講，「分明在目前」。分明在目前，就在你眼前，就像我們念佛就是見佛成佛時。就在眼前，當你念佛的時候，你就是成佛了。你現在這一念是佛，你現在就是佛，你信不信？如果這麼一聽，心裡又

懷疑了，是嗎？懷疑又來了，又不信了。你真信了，那就是這樣，一點都不假，因為你本來是佛，你現在念佛要作佛，那怎麼不是佛？關鍵在信，信願行，難信之法。如果能夠信這個圓頓教，那真的你很快就成佛了，念佛就成佛，念佛就是見佛成佛時。念念都是佛，那你念念就是成佛了。如果還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佛才講很多法門，講你相信的，你能接受的，才會有那麼多法門。如果你真相信，就不用那麼麻煩了，就很直截了當了，就解決問題了。但是眾生根器千差萬別，所以經教佛才講那麼多，應機說法。講到這個都是圓頓法，所以『無論果位因地』，因果，修因的相，你得果的相，『相與非相，皆不可取』，不要去取那個相。

【若於此理少有未明，則修因時，便於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不能深契。此佛舉問之微意也。】

『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』，六祖是在這句開悟的。實際上《金剛經》任何一句都可以開悟，都貫通全經，不止這一句。只是說六祖在這一句開悟，那這一句就特別有名，是這個道理。我們小乘證得阿羅漢果，他無所住，但是他不生心，墮在偏空涅槃去了。那我們凡夫呢？生心，但是有住。我們凡夫就是生心有住，小乘是無住，但他不能生心。我們凡夫是生心，我發心做很多好事，但是我們都著相，著相在修福，就連修六度也是著相，就變成人天福報，不能超越，有漏的福報。所以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對我們來講，一般人來講，這也是很困難。不要住，又要生心，我們凡夫生心就是要住，就是有住，無住就不能生心。要無所住，又要生其心，這個是不能深契，因為我們總是取個相。你聽到無住，就是起一個無住的相；聽到生心，就起一個生心的相，不是落在空就落在有，總是不能契入中道。所以還是念佛法門，才是我們一般人能做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。這句佛號，你念了，不夾雜其他的妄念，

就無住了。這句佛號句句分明，那就生心。所以他一句佛號，實在講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這句佛號。這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不知道念這句佛號就是同時修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要從《金剛經》契入，就是你兩方面都不能取相，不能著空，也不能著有。

所以『此佛舉問之微意也。』「微」，就是微妙的義理。佛為什麼問這個話？就是他微妙的義理在裡面，就是不要取相，應該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昨天費老師也問了一個問題，她那邊現在也有幾個同修，他聽老和尚說有人去念佛，念了三年就往生，就有人去說到她那邊去念佛，他什麼都不做了。她問我這個問題，那到底對不對？後來我勸她去看海賢老和尚，我說海賢老和尚他有沒有做事？老和尚勸我們看海賢老和尚的光碟看三百遍，海賢老和尚一天做到晚，沒有一天閒著，從早做到晚。從早上做到晚上，往生前一天晚上，還幹到天黑，他佛號片刻不曾丟失，說明什麼？他身在工作，但心裡念佛，不影響。特別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，不准念佛，念了就被打；而且還被派到生產隊去當隊長，還要帶頭去做工，他照樣念。不能念出聲，他心裡默念，還要工作，給我們說明一樁事情，就是說做事不妨礙你念佛。你有他那麼忙嗎？你的環境有他那麼惡劣嗎？沒有。他那麼惡劣的環境，他一天從早做到晚，他佛號都能片刻不丟失，可見得他念佛沒有妨礙工作。你說念佛就不能工作，工作就不能念佛，那就變成就是二邊了。所以海賢老和尚這個光碟，我們老和尚很推薦，就是在這裡。其實念佛法門它方便，就是方便你做任何的工作，都不妨礙你，那才叫方便。而且又究竟，不管你做什麼工作，你很清閒的人，當然你福報很大，有人給你處理生活的事情，你可以一天到晚都在佛堂念佛。如果你很忙，一天念十念法，也可以。所以念佛法門，實在講它是最方便的，都沒有任何障礙的。這些障礙，只是我們念佛人不明理，不明這個道理，

自己產生一些疑惑、障礙。好，我們再看第三條：

【三、『非身』，有二意。一約證果，所證乃清淨法身之體，非此報身之相。則「非身」指報身言。二約證果，既是法身體。法身周沙界，其大無外。遍入微塵，其小無內。】

這一條講『非身』，「非身」，它有兩個意思。第一個，『約證果』，證果來講，『所證乃清淨法身之體，非此報身之相』。這個是講證得法身，我們一般常講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。這是講證得「清淨法身之體，非此報身之相」，不是指證得報身這個相。法身是體，報身是相，相是從那個體出來的。『則非身指報身言』。這裡講，非身第一個意思，就是非身它是指報身，報身有相。盧舍那佛，盧舍那就是圓滿報身佛，法身就是毘盧遮那佛。毘盧遮那是遍一切處，因為它是本體，遍一切處。

『二曰證果，既是法身體』。就是既然是法身的本體，『法身周沙界』。我們做法會後面都會念疏文，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那就是指法身。我們的法身是周遍沙界，無處不在。毘盧遮那，翻譯成中文就是遍一切處，到處都是。『其大無外』，「其大無外」，就是它沒有一個範圍，你說大大大，大到有個範圍，有個邊際嗎？沒有。沒有邊際，這個其大無外。其小無內，『遍入微塵，其小無內』。微塵當中還有微塵，在《華嚴經》講，微塵是物質體積最小的，我們肉眼見不到的。那個微塵裡面有大千世界，微塵沒有放大，大千世界沒有縮小，微塵裡面有世界。那個微塵裡面的世界，那微塵裡面的世界又有微塵，那個微塵又有世界，重重無盡。「其小無內」，你也找不到，裡面，到底到最裡面了嗎？沒有。其小無內，其大無外，這個就是法身，它重重無盡的。過去唐朝的皇帝他不懂這個，聽到國師講《華嚴經》，「重重無盡」。他也搞不懂，什麼是重重無盡？他叫皇帝做一個八角亭，然後弄個鏡子，叫皇

帝站在裡面，他看到那個影子，看不到盡頭。這個大家應該有坐過那種，我也坐過那種電梯，有一種玻璃，你一進去，看到我一個人，怎麼看不到盡頭，那個就叫重重無盡，如果看那個就比較有個概念。《華嚴》講的就是這個境界，我們每一個人本來就是這樣，我們現在不知道。所以「遍入微塵，其小無內」。

【無形相，無數量。】

它沒有形相，沒有個範圍，也沒有個數量，這個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本體。

【淨名云。】

『淨名』就是《維摩詰經》。

【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意顯約體言，故說非身。則「非身」指法身言。】

《淨名經》（就是《維摩詰經》）講，『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』，沒有數量。無為就沒有數，有為就有數。這個「數」就是從我們分別執著妄想產生出來的，事實真相，它沒有。就好像我們有個範圍，畫個界限，世界就是界限，時間、空間都有界限，界限從哪裡來？我們的分別執著產生出來的一個假相，一個幻相，一個錯覺，它不是真的。真的是沒有，真的沒有。你有分別執著，就畫、畫，畫小圈圈，畫到最後，剩下一點點。所以「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」。『意顯約體言』，就這個體來講，沒有數量。『故說非身』，這裡講這個「非身」是指法身講的。前面那個意思，非身是指報身講的。總是報身也是從法身出現的，報身它有相，法身它沒有相。有相是從那個沒有相出來的，就像電視的螢幕沒有相，但是那些相統統是從沒有相的螢幕出現的。我們再看第四條：

【四、不必著有，不必著無。然後修因時，便能不取我相。不住六塵，而生清淨心矣。】

就是我們不必要執著有，也不必要執著無，你一定要執著真有，還是沒有，這個都不要去執著。我們凡夫是著有，二乘著空。凡夫著有，有就是我們執著這個世界真有。佛給我們講，在《金剛經》講，這個世界不是真的有，但是我們覺得這很真實，我摸得到，我接觸得到，我看得到的，這都是真的。佛給我們講，那是假的，但是我們不相信。我們執著這個有，這明明就是我們看到的，我接觸到的、我觸摸得到的。這個有，怎麼會沒有？佛給我們講，這個不是真有，這假有。假的，就如作夢一樣，夢幻泡影。上一次也跟大家講到一個，黃念老講的一個故事，說有個日本人作夢，夢到人家拿一壺好酒給他，日本人喝酒都要先去溫酒、去燙酒，叫他老婆去燙酒。結果他夢醒過來，他很後悔，他說夢中不要叫他老婆去燙酒，我就喝到那個酒了。結果夢醒過來，喝不到了。那就是說，作夢的時候糊塗，夢醒過來還糊塗。就告訴我們，那個不是真的。我們現在這個現實的世界，就跟我們晚上作夢是一樣的。《金剛經》後面，最後面，最後面講的是壓軸好戲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也不必去著無，不是說什麼都沒有，你又執著空了。

其實你統統不要執著，然後你修因的時候，『便能不取我相』。執著一個我，然後這個真的，這個我的，有我相，我們煩惱就來了。因為我要得到它，我要佔有它，我要控制它，實際上我們什麼都得不到，就自己這個身體都得不到了，那身外之物有什麼能得到？我們這個身體不是說等到死了，躺進棺材才是，每一天時時刻刻都在生滅，昨天的細胞，跟今天的細胞不一樣，那換了多少了？人老，不是一下突然老，他是不斷的老化、不斷老化，一點一點的老化，剎那剎那在變，那都不是真的。那個叫相似相續相，不是真的，它不是真有。就像我們老和尚常常用電影，以前那個老式的電影

底片，二十四張，一秒鐘，每一張都是獨立的。前面一張跟後面一張很接近，叫相似。你照相機，站在那邊站好，按一張，再按一張。第一張、第二張，看起來很像，但實際上不一樣，一個是第二張了，那個叫相似相續相，它是相續的。所以我們這個相續當中，你不能說它沒有，你也不能說它有，它是一個相似相續相。

『不住六塵，而生清淨心矣。』「不住六塵」就是說，你修就不會執著這個相了。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我要得到什麼果報，就不會著這個相，那清淨心，我們本來清淨心就現前了。

好，這段經文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這段經文，我們下個星期，再繼續來學習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